

背后的故事

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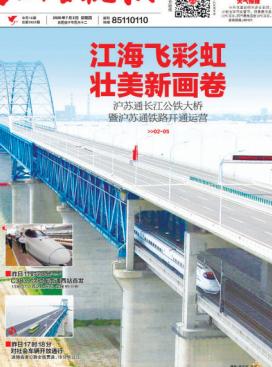
江海晚报



江海晚报



江海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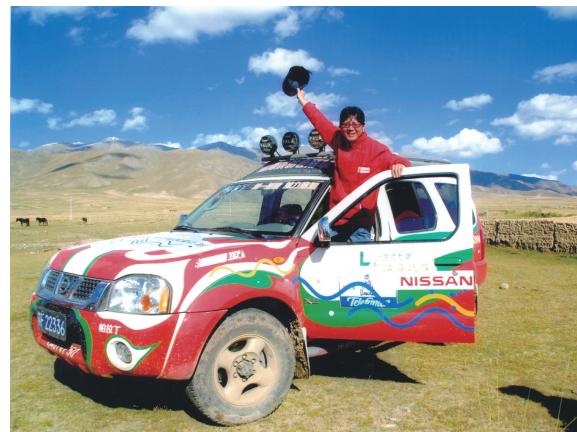
江海晚报



海报式头版

千禧的日出
纠结的采访

■ 蔡韦星



2005年,记者蔡韦星在青海采访。

从事新闻工作不觉已近40年,各色场面亦都见识过,各种酸甜苦辣也都尝遍。要说最纠结的一次采访,无疑当数2000年元旦赴启东圆陀角采访“千禧年日出”那次。

人类的文明进程是以“世纪”作为划分基点的,更何况是千年之交。在2000年来临之际,“千禧年”已是全球最热的话题。晚报总编室在策划“千禧年”报道计划时,将启东圆陀角日出作为系列报道中的重中之重。缘由有二:一是圆陀角是华东地区最东之地,也是华东地区最早日出的地方;二是“日出东方”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喻义。领到任务后,先做案头作业,列出采访提纲。平心而论,这并不是一个高难度的采访,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常规性的采访。采访的核心无非是日出的全过程以及人们对千禧年的期盼和祝愿。为确保报道工作万无一失,我们提前与启东市委宣传部作了对接。

1999年12月31日,通城晴空万里。下午4点赶赴启东时,通城的天气依旧阳光灿烂。如此好的天气对明天的日出无疑是好的兆头。望此景象,我对完成任务更是信心满满。到达启东市委宣传部后,接待我们的领导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此时的圆陀角已聚集了约3000人,其中不乏来自上海、苏南诸市的游客;坏消息是,天气状况十分不利,夜降至明晨阴有雨,有可能无法看到日出。望着窗外落日余晖,我只能暗自祈祷,但愿明天能够雨消云开得见日出东方。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们赶赴圆陀角。望着不断增厚的云层,一车人陷入了沉默。车驶上海堤,天空飘下了丝丝雨花,沮丧之情不言而喻。如果日出已不能见,报道又该如何写呢?这是我从业以来从未遇到的难题。此时,唯一能做的也只能安慰自己。抵达圆陀角时,那里已是人海茫茫、欢声一片,仿佛正在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派对。目睹欢腾的景象,我的心情逐渐变得好了起来。还是按原计划工作吧,别管结果如何。一顿忙活总算把需要的素材全部收集到位。坐在海堤下的巨石之上,望着黑沉沉的天,终于不得不面对现实,考虑后路了。忽然,我想起了作家李健吾所写的散文《雨中登泰山》。他一心想登泰山观日出,因雨而未得见,但得泰山之趣。同理,见不到新千年第一缕阳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新千年的期盼和祝愿。想到此,所有的困惑和沮丧一扫而空,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等待,等待最终的结果。

黎明时刻终于到了。天空依然浓云密布,就在人们绝望之时,遥远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道亮带,一轮红日在这亮带中冉冉升起,把整个世界染成了金色。此时的圆陀角已成为欢乐的海洋,目睹此情此景,我感慨万千。过去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就犹如坐了回过山车。过程虽纠结但结果不错。

这次采访经历让我学到一条最宝贵的经验:作为一名记者绝不能预设结果。

最是难忘
那个跨年之夜

■ 赵彤



在龙门吊机顶上,记者赵彤与码头工人在一起。

弹指一挥间,28年过去。自1993年元旦创刊,到今天,江海晚报已经出版了整整10000期。此时,追忆那些一起走过的激情澎湃的日子,过往的一幕幕岁月篇章仿佛就在眼前,那般清晰,那般明亮。

大学毕业后,我最初是在市区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因为对文字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历经数番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濠河之滨那幢令我心驰神往的蓝白相间的大楼——我职业生涯的崭新一页由此拉开。

细细算来,从入职江海晚报到今天成为一名成熟的新闻工作者,我在报社已经工作了26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时光里,见过的人、经过的事不可谓不多:我在簰洲湾大堤上采访过抗洪勇士,在吐鲁番“海安村”采访过从家乡走出的支边人,也在赣南的山里采访过失联红军老战士,还在甘肃腾格里沙漠采访过坚守阵地的治沙者;我见证过南通港跨入“亿吨大港”行列的荣耀,见证过洋口港开工的盛典,我还见证过南通第一段铁轨的铺设、苏通大桥第一根桩基的浇筑……

然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跨进江海晚报第一天的经历。

那是1995年12月31日下午,从总编室履行完报到手续,我在楼道里听说当天晚报策划了一个主题为“南通,这样走进1996”的新闻行动,内容是让记者们去了解各自条口如何度过跨年之夜。这让我兴奋不已,于是,主动请缨跟随一路人马采访。

当晚,我和同事来到市公安局,在这个特定时刻,这里无疑是新闻的“富矿”。但是,由于对这个行业的生疏,在同事采访的时候,我有些手足无措。而就在此时,从窗口向外望去,我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入了隔壁市财政局大院。那里发生了什么呢?强烈的好奇驱使我立即奔到楼下。

跨进灯火通明的会议室,我惊讶地看到时任市长杨任远端坐在长条桌的远端,正与各部门负责人对上一年度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盘点和清算,对来年的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和展望。我后来了解到,这其实是每年年末最后一天的政府例会。

在会议室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后,我掏出采访本。可是,从人们嘴里蹦出的一个个陌生的专业名词几乎使我的记录无从下手。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着惶恐与不安。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们纷纷站起身准备离场。此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居然硬着头皮径直走到市长身边,自报家门后便抛出了几个事先拟定的问题。在市长和另外两位部门负责人的耐心解答中,我逐步厘清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支付、专项列收列支、财政存量资金等概念,并对如何完成稿件有了初步的设想。

虽是隆冬时节,那一夜的月色却让我感到温馨无比。回到报社,我立即摊开稿纸,写下了我作为报人的第一篇稿件。第二天下午,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摊开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江海晚报》时,我赫然发现,那篇题为《市长深夜端“盘子”》的消息竟然刊登在头版头条的位置。

回想那个遥远的夜晚,骑着自行车返回报社的路上,我的脑海里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只要有一双勤于发现的眼睛,生活中其实并不缺少新闻。而拿到报纸的那一刻,我则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任务,只要不畏艰难、敢于面对、善于学习,就一定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江海晚报》头版